

近代史料筆記叢刊

水窗春呿

歐陽兆熊
金安清
著



說明

《水窗春嘯》上下兩卷，共約一百條，內容記述清代中葉道光、咸豐、同治各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風尚等情況，及統治階級內部各色人物的言語行動，大都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資料。上卷是湖南湘潭人歐陽兆熊撰，內容關於湖南者爲多；下卷是浙江嘉善人金安清撰，所涉範圍較廣，以談論江淮河工、鹽務者爲要。兩卷作者雖然都是清朝的官僚、地主，是站在反動階級的立場來記載時事、評論得失，然其所述，均屬於親見親聞，因係個人私記性質，無庸隱諱掩飾，不似官書的往往文過飾非，是非顛倒。就史料言，其可取處在此。至於夾雜一些封建迷信等記載，自亦難免，讀者自能辨其瑕疵。

歐陽兆熊，道光十七年中舉，曾任湖南新寧縣教官。本書所記湘軍頭子曾國藩、左宗棠、江忠源、羅澤南等事跡較多，其評論曾國藩尤爲中肯。《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七九有歐陽兆熊傳，據云：「歐陽兆熊字小岑，道光丁酉舉人，工詩古文，豪爽喜任事，曾國藩會試下第時，道病，勢甚危，兆熊知醫，爲留逆旅月餘診治之，初不相識，遂爲布衣交。」及國藩督師，招之人營，不赴，偶客軍中，去留聽便。固要之，則爲司樞稅及兩淮鹽局，屢保員外郎，以其不樂外吏也。年近七十

卒。」他救曾于危困之際，故曾後來總想以官祿來報答他。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曾屢記之，稱他是曾營中的座上客（見《太平天国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曾國藩很尊重他，他們的關係也不淺，但他在本書中，對於曾國藩很少有感激阿諛之詞，在若干條中，倒流露出委婉的批評。如記李金陽，則揭露曾國藩確係殘暴的創子手；記夫人儉樸，則觀人于微，描繪出曾國藩假道學的面目，老地主的作風。最重要的是評論曾國藩一生三變，說曾國藩做京官時迎合時尚講理學，辦團練時鎮壓人民講申韓，後來做了大官，爲了保持高官厚祿，又學老莊的柔道。對於曾國藩來說，確係不易之論。他鑒於曾國藩對馮樹堂的往事，所以他在曾營中「只求閑住，不受差遣」，實際就是對曾國藩無義的批評。

下卷作者金安清，《光緒嘉善縣志》有傳，略謂「金安清字眉生，號儺齋，國子生，歷升至湖北督糧道，晉階鹽運使，提奏按察使，游公卿間，林文忠（則徐）、許文恪（乃普）、季文敏（芝昌）三公，知之尤深。嗣因建議忤袁（甲三）、吳（棠）兩漕帥，被劾罷歸。安清善屬文，熟諳古今掌故，凡鹽漕河洋諸務，議論所及，洋洋數千言。」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記之甚詳（同上）。按金以一無科名之監生，而爲林則徐等所重，其才自有可稱，在當時封建統治者方面，實一經濟人才。書中所記，關於清初財政情況，他說：「康熙時全國歲入只二千數百萬兩，雍正、乾隆兩朝整頓關稅、鹽務，增至四千二百萬兩，同治四五年後，海內肅清，各海口洋稅至一千二百萬，各省釐捐

至一千七八百萬，每年共增銀三千萬，合之舊人之四千二百萬，除欠解者外，已超過六千萬。」按關於國家歲入數字，當時並不公布，一般人均不能詳，予書中亦不易見，而作者如數家珍，了如指掌。它如傾軋可畏、記和坤事、尚書愛才、記李星沅事、戶部爲六部首、記琦善事、奇士遇害、記錢江事，均頗可取，足補他書之不足。其潰河事類志一篇，敘述尤顯生動精采，爲他書所無。其人思想敏銳，而品德不端，要爲清朝方面有數之經濟人才。

關於這本書的版本，我們見到的有兩種，另外，在雜誌上又曾選錄刊登過。第一種本子名「水窗春曉」，分上下卷，在扉頁上注明「丁丑（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夏日上海機器印書局刊」，是活字本，書內未署作者姓名，前後亦無序跋。第二種本子名「曉窗春語」，亦分上下卷，後有附錄兩篇，無出版年月，前後亦無序跋。只目錄上「卷上凡二十九則，均歐陽觀察日記中語」一行，卷下有「此下始爲金作」和「皆金廉訪擬稿」等字樣。第二種本較之第一種丁丑本編排清楚。如附錄兩篇：「擬陳洋務疏」（即「洋務宜遵祖訓安內攘外自有成效說」）及「川淮兩全說」，乃下卷作者金安清得意之作，編者竟將「洋務疏」歸於上卷，實誤。又將下卷若干條混入上卷，我們均爲之釐正。此本書口有「瑤天閣叢書說部」。據劉聲木 「長楚齋續筆」卷一云：「蘇報館附刊瑤天閣叢書中 「曉窗春語」下卷爲金某所述。」說明這個本子是「蘇報」副刊的單行本，時間是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距第一次印本已二十餘年。除此兩種本子外，又見于一九二一年（清

宣統三年）出版的《小說月報》第二卷的第六、八、十二各期的筆記欄，題目是《春窗夢囈》，下署「湖南歐陽兆熊曉岑著」。這三期《小說月報》共登了十五條，大都是見于刻本的上卷，其中有兩條爲以上兩種印本所無，一條是《進場飯》，一條是《王船山先生軼事》，我們把這兩條補入上卷，使其趨于完備。同年的《小說月報》第二至第五期，則連載下卷，題目是「觚哉漫錄」，署名是嘉善金安清眉生著，共二十六條，對于本書作者分別注明，無須讀者考證。然而報章雜誌不似圖書容易保存，直至三十年代，讀者猶不知作者爲誰也。清華大學教授張蔭麟有《跋水窗春曉》及李鼎芳《水窗春曉作者攷》兩文，均見于一九三五年《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七期。

這本書雖曾連續排印過兩次，但流傳甚少，現在重印，書名取它第一次的署名，仍名《水窗春曉》，只將兩位作者的名字添進去。至于內容，除增補兩條外，未加刪節。凡第一種本上明顯的錯字，根據第二種本校正，錯字用小號字保留在（）內，校正之字排在〔〕內。還有一些顛倒錯亂的地方，如把「文節」誤爲「忠節」，把「恪慎」誤爲「慎恪」等等，無論是作者記憶不真，或排印時弄錯，我們經過考證，也把它校正過來，如有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指教。

謝興堯 一九八三年六月

水窗春囁目錄

卷上

歐陽兆熊著

1 陳廣敷踪跡	一
2 曾文正公事	二
3 祁門移營	三
4 設櫃求言	三
5 左相少年事	四
6 挽妓長聯	四
7 李金暘	五
8 李楚材	六
9 曾文正與左相氣度	七

目錄

10 王船山先生軼事	七
第六期補	
11 江忠烈逸事	八
12 馮樹堂	一〇
13 癸巳縣試	一
14 新甯陳某	二
15 英雄必無理學氣	三
16 羅忠節軼事	四
17 忠臣有後	四

卷下

金安清著

18 夫人儉樸·····	一六	25 戴山人·····	二二
19 一生三變·····	一七	26 啞啞開言·····	二三
20 進場飯 （據《小說月報》第二卷第十二期補） ·····	一八	27 陰陽司事·····	二三
21 虛懷納諫·····	一八	28 功名有定數·····	二四
22 賑濟良法·····	一九	29 香蓮薄命·····	二五
23 育嬰變通善法·····	二〇	30 以正克邪·····	二七
24 江浙醫生·····	二二	31 鬼神情狀·····	二七
32 傾軋可畏·····	二九	37 國初愛民·····	三三
33 中外通商·····	三〇	38 金穴·····	三四
34 御將之難·····	三一	39 尚書愛才·····	三五
35 改鹽法·····	三一	40 荻莊羣花會·····	三七
36 淮鹺忘本·····	三三	41 小孤山聯·····	三七

42 琵琶亭聯	三六
43 滄浪亭聯	三六
44 三聯合美	三六
45 孝廉陣亡	三六
46 參戎異才	三六
47 奇士被害	四〇
48 河廳奢侈	四一
49 豪富二則	四二
50 書契聖手	四四
51 古人精幹	四四
52 異才致富	四四
53 廣陵名勝	四六
54 秦淮粉黛	四七
55 金陵勝地	四七

56 潰河事類誌	四八
57 司馬好古	五二
58 公子浪游	五三
59 叫名讀書	五三
60 銅人寫字	五三
61 部吏口才	五三
62 大臣多耆艾	五四
63 樞堂	五四
64 戶部爲六部首	五五
65 翰林清苦	五七
66 因富起疑	五七
67 大臣抗直	五八
68 奏對不可含糊	五八
69 部曹才學	五九

70 外官廉潔·····	弄
71 四遠馳名·····	六〇
72 館閣書變體·····	六一
73 三老一變·····	六一
74 世風日替·····	六二
75 阿財神·····	六三
76 河防巨款·····	六三
77 嚴正成神·····	六四
78 罷官得官·····	六五
79 音通平政·····	六五
80 方靴漸廢·····	六六
81 衣服尚多·····	六六
82 零星顛倒·····	六七
83 服色宜慎·····	六七
84 品蘭·····	六七
85 百香精舍·····	六八
86 萬廉山事四則·····	六八
87 清江浦·····	七一
88 維揚勝地·····	七二
89 事有前定·····	七三
90 河工最重·····	七三
91 大富必大壽·····	七四
92 都天會·····	七五
93 陋規一洗·····	七五
94 鹽務五則·····	七六
95 書畫遭劫·····	七六
96 孫春陽茶腿·····	七六
97 蘇州頭·····	七八

98 首府首縣……………七九

99 衙參不准單見……………七九

100 禁煙疏……………八〇

附錄：

101 洋務宜遵祖訓安內攘外自有成

效說……………八〇

102 川淮兩全說……………九三

水窗春曉卷上

歐陽兆熊著

1 陳廣敷踪跡

道光戊申，江右陳廣敷偕其兄懿叔來潭，客余家者數月。懿叔古（父）〔文〕與梅伯言齊名，著有《春秋說》。廣敷則宗仰新建，爲助兒編緝陽明百四十條，而其自命曰「吾爲八子之學耳」。八子者，五子外增堯夫、象山、陽明也。嘗謂孔、孟爲大圓圈，明道、陽明爲小圓圈，留侯、鄴侯、狄梁公輩亦在圓圈中旋轉，元、明講學家皆方滯不足于用。時羅羅山、劉霞仙、吳南屏、郭筠仙、意城、羅研生聞吾家來此異人，各先後至，無不傾倒。霞仙宗朱子，與之講學不合，而獨服其善於談兵，其不寐之症，廣敷爲其治療。

廣敷工醫，兼工相人之術，其推八字，不用財官印綬，合說文及諸子精義，融液成文，推測皆驗。時霞仙猶布衣，卽言其顙骨足以斷制大事。謂筠仙爲今之房、杜。曾文正時在京師，推其造爲杜祁公、文潞國一流人物，不能跋韓、范也。

廣敷自言無匡時之位而有匡時之略，常欲佐一巨公，展其抱負。乃自兵事起，浪遊黔、蜀，不一至兵間，殊不可解。

廣敷與懿叔最相得，嘗謂吾兩人落拓不遇，而令子鶴、服紆輩得志，吾以此卜新城陳氏之衰矣。而吾獨怪其言天下將大亂，戡亂之人，皆在三湘，時粵賊尚未起事，而能前知如此。然則髮捻之變，天固已早定之，其間死生成敗，均非偶然，遭際之事，有幸有不幸。文正晚年力主運氣之說，洵至理哉。

2 曾文正公事

辛酉，祁門軍中，賊氛日逼，勢危甚，時李肅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僅一程尚齋，奄奄無氣，時對予曰：「死在一堆如何？」衆委員亦將行李置舟中，爲逃避計。文正一日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給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衆聞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後在東流，欲保一蘇撫而難其人，予謂李廣才氣無雙，堪勝此任。文正嘆曰：「此君難與共患難耳！」蓋猶不免芥蒂於其中也。卒之幕中人（在）無出肅毅右者，用其朝氣，竟尅蘇城。迨至擒匪肅清，淮勇之名，遂與湘勇相埒。而文正處功名之際，志存退讓，自以年力就衰，諸事推與肅毅，其用意殆欲作退步計耳。乃自收復金陵以後，竟不休官林下，亦不陳請補制，以文正之塵視軒冕，詎猶有所戀戀者，豈其身受殊恩，有不敢言退、不忍言退者乎？然亦非其本心矣。

3 祁門移營

在祁門之三月，文正忽欲自攻徽州，力諫不止，因送至齊雲山而別。至徽，一戰大敗，葉小鶴副將陣亡，文正駐休寧城，羞忿不肯回營，已書遺囑，部署後事。軍中皇皇，莫知爲計，乃寄書與之，論死生之道、進退之義，其略云：「死有重於泰山，凡欲求死者，必求死所，休寧非死所也。」又云：「公爲兩江總督，兩江之地皆其地，何者謂之進？何者謂之退？愚謂祁門居萬山之中，況是絕地，不如退至東流，兼顧南北兩岸，亟應早爲定計，何必以退爲耻乎？」其書去後，數日回營，又十數日移節東流。書中所言，并無一字回覆，蓋公欲自作主張，不以人言爲行止耳。其不可測度如此。

文正困於祁門不肯移營，幕中人皆以祁門非應殉節處諫之，文正笑曰：「何根雲去常州時，大約左右亦如此說耳。」衆爲默然，無以難也。

4 設櫃求言

文正在徽，置一櫃，凡言地方利弊，悉投其中，不必列名。於是告訐之風大起。人患之，求於老訟師，老訟師曰：「不出三日，必令停止。」衆疑之，及第二日，果撤回。蓋訟師日寫數十無名

之稟，皆痛詈文正者，文正不能不閱，又無可查究，此令遂停。訟師之心，可謂巧矣。

5 左相少年事

左格靖小予五歲，其中鄉榜却先予四科。戊戌計偕北上，遇於漢口，即結伴同行，自誦其題洞庭君祠聯云：「迢遙旅路三千，我原過客，管領重湖八百，君亦書生。」意態雄傑，即此可見。

是日，各寄家信，見其與筠心夫人書云：「舟中遇盜，談笑却之。」因問其僕：「何處遇盜？」曰：「非盜也，夢囈耳。前夜有誤牽其被者，即大呼捉賊，隣舟皆爲驚起，故至今猶聲嘶也。」予嗤之曰：「爾閨閣中亦欲大言欺人耶？」格靖正色曰：「爾何知鉅鹿、昆陽之戰，亦只班、馬敘次得栩栩欲活耳。天下事何不可作如是觀！」相與大笑而罷。

6 挽妓長聯

楹聯至百餘字，即多累墜，極難出色，其佳者，以滇人大觀樓爲最，久已膾炙人口。吾友湘陰徐海宗茂才，名竝庾，駢文卽學徐、庾，詩多作香奩體，兼工度曲。道光初年，與予讀書嶽麓書院，時偕過江作狹斜之遊，眷一妓號雲香者，益陽人，僑寓省城。回家數月，遲之不至。後聞其

死，作聯挽之，多至二百五十字。云：

試問十九年磨折，却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羅網頻加。曾語予云，君固憐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嗚呼，可以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歛，腰輕楚舞。每值酡顏之醉，常勞玉腕之扶。廣寒無此遊，會真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尚恁地談心深夜，數盡鷄籌，況平時裊裊婷婷，齊齊整整。不圖二三月歡娛，竟拋擲去！問魚書渺，問鴈書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然烏卿計，爾豈昧夙根者，而肯再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豆蔻香銷，靡蕪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墜青衫之淚。少君弗能禱，精衛弗能填，女媧弗能補。但願降神示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或有個夫夫婦婦，世世生生。

7 李金暘

李金暘，年未三十，勇悍絕倫，羣以爲跋扈將軍，綽號衝天礮。積功保至副將，賞勇號統兵，在江西戰敗，被陷賊中，旋又逃歸。營官張光照，在毓撫軍處控其通賊，遂將二人并解至東流大營。文正力辯其冤，謂張光照誣告統領上司，先行正法。是日，李來謁，盛稱中堂明見萬里，感激至於泣下。不料旋又傳令：李金暘雖非通賊，既打敗仗，亦有應得之罪，着以軍法從事。卽派

親兵營哨官曹仁美，鄉至東門外處斬，聞者無不駭怪。李本以符水治病，最著靈驗，曹受其法，有師弟之誼，又憐其無辜罹法，故令行刑者身首不殊，尸諸江干，覆以蘆席，親兵十人守之。適予小廝往觀，聞呻吟之聲，方知未絕。傍晚即揚帆而去，不知所之。後聞其削髮入空門，號爲更生和尚，姬妾三人，亦均爲比丘尼，斯亦奇矣。

予嘗從容問李金陽，何事白而見殺？文正曰：「左季高、趙玉班俱稱其材可大用，若不能用，不如除之。且江西紛紛言其通賊，吾既違衆而戮張矣，亦何能不稍順人心乎？」文正此等舉動，真有非恒情所能窺測者矣。

曹後隨郭子美征擒湖北陣亡，又已數載，故敢筆之以廣異聞。

8 李楚材

李楚材副將，衡州人也，人呼爲李九長毛。投誠後，在文正營中帶勇。命以千人援湖，甫至三日，而湖州陷。據李自稱：昏異之中，偷過賊營十餘座，已探至城根矣。文正以爲妄，即撤其營。予謂此人有絕技三：一走及奔馬，一人水不濡，可歷數時；一黑夜有光。試之皆驗。文正終不肯再用。渠欲求薦至浙營，予謂不須作函，但云由曾營過棄而不用，故此投効，必當收錄。恪靖果即令統四營，頗立戰功，惜炮子斷其左臂，已成廢人矣。

格靖嘗謂文正無知人之明，故文正所棄者，無不重用也。

9 曾文正與左相氣度

文正用兵主持重，除靈營外如徽防朱唐兩大營。格靖皆不以爲然。

一日來咨，極詆文正用人之謬，詞旨亢厲，令人難堪。文正覆之云：「昔富將軍咨唐義渠中丞云：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貴部堂博學多師，不僅取則古人，亦且效法時賢，其于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後先輝映，實深佩服，相應咨覆云云。」格靖好以氣陵人，文正則以談諧出之，從此格靖亦無一字見及矣。

格靖與文正書函來往，每以兄弟相稱，不肯稍自謙抑。至文正薨後，乃自書晚生輓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老；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豈其悔心之萌，有不覺流露者歟！

10 王船山先生軼事

船山先生，爲宋以後儒者之冠，同時如顧亭林、黃梨洲均弗能及。國變後，不薙發，不毀衣冠，隱於深山四十八年，至康熙壬申始歸道山。素惡東林復社馳騁聲氣標榜之習，與中原人士、